

遂初堂文集

爲論辨若不得已而出之者然所著自思古堂集東苑
詩鈔文鈔而外復有溪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真語等
若干種不下數十萬言嗚呼盛矣毛子之文蓋數變而
幾於道舍其所已工勉其所未至必造乎根柢而止可
謂至難要唯其人冲恬清素游心物表不嬰世事故能
歛華就實與道合真蓋毛子之文成而其人已渺然於
埃壙之外矣史言王克屏居敎授著論衡八十五篇晚
而裁節嗜欲怡神自守復作養性十六篇魏文帝稱徐
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作中論十篇行
於時嗟夫二君邈矣高風宛然遙遙千載唯稚黃之人

與其文庶幾相近後有讀毛氏書者當以余爲知言

許時菴制義序

士以德行為本文藝爲末自以科目取士而古者興廉舉孝之法盡廢於是先末而後本舍實而就華其始猶曰文行叅焉迨於糊名易書而主司與士子茫然交臂而不相知雖有曾參史魚之賢其文不工焉不得而舉也雖有窮奇擣杙之不肖其文工焉不得而黜也然且得乎此則榮進之階不得乎此則窮困之歸人材安得而不衰學術安得而不壞救之之道奈何亦曰於衡文之中存考德辨行之意而可矣人心之精微發宣於言而著見於文其人醇者其文粹以廉其人疵者其文駿

以肆其人厚者其文溫以栗其人薄者其文纖以碎吾取其醇不取其疵取其厚不取其薄以此相士或庶幾焉余頃在禮闈嘗持此以論文幸而所得多經明行修之士若海昌許生又其選也生之居家孝友持躬廉潔與人交始終一節皎然不欺其志士無識與不識皆曰許生真孝廉也其爲文根極理要陶鑄羣言達而不浮辨而不肆弼中而褻外渾厚而淳淡海內操觚家爭相推重謂可步武先正名家不虛耳噫士之不敦本行久矣幸得若而人焉爲王國之光雖其文采無以過人猶將愛之重之又况文質相宣本末完備有如是乎誠使

天下士皆如許生設科所得士皆如許生又何必鄉舉
里選而後得人如古之盛也耶吾因之重有感矣

吳榜香制義序

國家設科取士急欲得宏通英偉之材以爲當世用然帖括繩尺之文每不足以羅天下士而士之才高意廣者或俯視制舉業爲不足爲於是自白首而不遇者天下淺識諛聞之士遂謂古學之與時趨判然若冰炭之不相入以通經學古爲戒以速化捷得爲賢則亦過矣夫世未有不通乎古而能通乎今者亦未有高材閎覽之士能爲彼不能爲此者渥洼之駒步驟異乎凡馬及其整蘭筋載玉輅天閑之選無以易也龍門之桐百尺無枝及其被以徽絃協之律呂清廟之朱絃無以踰也

夫安得眞賞之士而與之論拔俗之文哉頃余承乏禮
闈亟思得人以光科目比榜發得吳生衆皆曰此國士
也自其丙午魁於鄉才名籍甚屢上公車掉鞅詞壇游
覽日益多著作日益富是不僅工爲制舉義者乃其制
舉義則甚工淵源經史體裁先民才高而不詭於法氣
俊而不局於體溫潤安和鏗然有冠裳佩玉之度知其
於文甚淡與空疎勦襲者相徑廷也夫時文小道而一
科之取舍文章風會因之默移自吳子之得雋而人知
弘通淹雅之才無妨於進取自吳子之文出而天下之
自命高才者當降心平氣以求其甘苦疾徐造車合轍

之故由是名儒碩彥蔚蔚彬彬出而爲華國之材其亦
斯文之幸也夫余故樂得而序之

摘藻堂集序

吳興多佳山水自卞山達於故鄣谿行四五十里烟樹
蓊蔚箬箭羅生所謂上下若谿者也烏瞻顧渚諸山與
陽羨相連林壑尤滋秀以其地僻遠四方之士罕至休
陽汪子季青築別業讀書其中名其堂曰摘藻之堂歲
在戊午余客斯堂者半載與汪子唱和詩近百篇樂其
山川將結鄰以隱會徵書再下不得已舍去之都門遂
畱至今春秋佳日意未嘗不在茗雪間也今年春汪子
書來貽余所刻集且曰爲我序之余惟詩之用博矣詩
人所處之地不一而在山水間者恒工何哉蓋詩之爲

道猶斲輪然甘苦疾徐寸心自得意境未合沈思獨往
寂無端倪及其有會操筆疾書如兔起鶻落少縱卽逝
非夫精神專一用志不分者莫能造於工惟其閑居而
槩處內無所汨外無所役宇泰定而又光發乃能與自
然之籟相遭若乃馳乎埃壒之區膠膠擾擾應接之不
暇支離牽綴以爲詩膚澤具而神不偕來其爲工也幾
何矣汪子年甚少資甚高才甚美宜其於世間可嗜好
之事日夜追逐如弗及乃其中恬然一切紛華靡麗不
能動性情旣自殊絕而又屏居澁山無人事之擾心閑
而志一於以牢籠萬物之變態發摠遺俗之胸懷潛蒐

幽詩匠心獨運其詩之工空也余居京華忽忽四載應
詠牽率過輒焚藁歲得詩不能常山居十三而汪子之
詩雲蒸泉湧愈出而愈無窮吾能無退避三舍猶幸其
名在仕籍不得久臥林藪則其於詩將無因地而遷乎
然吾聞有道之士雖詠酢萬端而神慮湛然不易其所
守其在朝市猶山林也則汪子之詩吾又無以測其所
至矣

陸冠周詩集序

余自髫髻時聞武林陸麗京先生之名未得見比菴中
獄起亡兄與先生同坐繫亡兄蒙難而先生得免尋去
爲僧不知所之今嗣冠周有文行能世其家歲在乙卯
余遇之西泠握手相勞苦言其尊人游行無定在欲往
綽求而母老弟幼不得去以爲恨余念冠周尊人雖久
不歸要之尚在天壤而吾兄遂化爲異物永無見期嗚
咽不能自己辛酉秋遇冠周於京師則言母沒服已除
弟稍長便當子身求父不見不休余甚悲其志頃復見
之西泠則言三四年來訪父於楚於粵於豫章都無所

遇比聞山左有異人能以術知人存亡死生將徇徇往
求焉余方居母憂復念冠周尊人雖若存若亡爲子者
猶得竭誠悃冀萬一而吾母溘然長逝獨無所致吾
情益悲慟不能自己旣而冠周出一編詩示余天材駿
發高朗秀麗縱橫馳騁能極其才之所至而沉思獨往
一飯不忘親之意橫見側出不可掩抑夫文生於情風
騷樂府大都忠臣孝子鬱結無聊之所爲以冠周之情
事異人迴腸結氣形之聲詩卽使不文猶當工絕又况
生有雋才淵源家學握靈珠而抵崑璧者乎夫豐山之
鍾霜降則鳴蓋山之泉聞歌而沸精氣相召物有固然

麗京先生工爲詩章冠周以其懇惻篤摯之情發爲悲涼激越之調鼓宮宮動鼓商商動氣機所感當有引而日近之理一日山巔水澹邂逅相見牽衣捧杖攜持歸來此樂何極獨是鮮民之痛日往月淡無時可解山風撼壁寒燈熒熒讀冠周詩愀然不知涕淚之橫集也書以志吾悲

南州草堂集序

柳子厚云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余初疑其言士君子當
官立朝擔荷弘鉅文藝末節曾何足云由今觀之小人
有職劇易有司自非當軸執衡雖高官峻秩不得行其
意者衆矣惟文也不因時而工不藉地而顯輕重得失
之權已實操之而無待於人人亦莫之奪也然則士生
斯世非是將奚自見焉詞林爲文學侍從之臣懷鉛握
槧固其職事不得以雕蟲篆刻爲嫌至吾儕遭逢不世
以文學特見褒異者尤宜早夜孜孜於是往余與徐子
虹亭同在史局得盡觀館中所貯天下書籍嘗歎有明

詞臣不下千人而共有集傳世者數十人而已明初以徵辟取士王宋汪趙之徒出焉其卓然有集者十數人聲名長在天壤其餘無所表見則遂索然泯滅甚至欲詳其爵里氏系不可得立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今吾同舉而同官者五十人屈指六七年來遷除者幾人罷免者幾人物故者幾人若星之流若蓬之漂千百年後考論其人不將如今之視昔耶其存其沒將不在文辭耶今之文辭視昔人盛衰何如耶嗚呼其可懼也徐子天材超軼學有師承早歲工詩體尚華秀壯遊京闕周歷江淮海岱之間與豪雋相切劘才力縱橫爽朗適

健無忝作者洎乎結綬登朝鴻章鉅篇金舂玉應粹然
大雅蓋其境數變而格日益進作日益多於是哀而刻
之爲集若干卷若徐子之於文可謂盡心焉矣當文運
昌明之日館閣需材徐子年力甚富將益淬厲奮發咀
實含華窮作者之能事史筆嚴謹雅頌淳淡喬而皇皇
有傳於後令他日尚論吾黨能盡載筆之職以文章華
國者徐子實爲稱首不亦偉歟余屏廢之餘復丁窮瘁
草土餘生久謝筆硯嘗恐沒世無聞爲同人之羞創痛
稍平猶當收召魂魄殫竭駑鈍從事著作之林無待於
人而可以自致窮達一也文章公器吾友幸無私焉

臧岱青詩集序

晉宋間人詩多閒淡少氣槩唯劉越石盡力邊疆乃心
帝室故其詩壯厲激發鏘然有金石聲唐代作者如林
唯杜子美遭逢寇難脫身歸朝忠君愛國不忘一飯故
其詩沈雄頓挫卓絕千古夫詩以道性情也貞臣烈士
性情既得其正形諸聲詩自爲天地之元音松有心竹
有筠而丰姿秀挺蟬吸風鶴飲露而音韻孤清天質使
然不可以僞爲也海岱間故多文人諸城古琅琊也山
川奇麗尤號才藪余年友李渭清善爲詩嘗爲余言里
中工詩者有臧君岱青頗言其遭亂抗節事而未悉頃

來茲城遇君之宗人受澄言君在粵中事甚詳方刻君詩而屬余爲序余讀君詩天才麗舉高朗俊邁如霜鷹盤空秋水出峽而剛腸勁骨百折不回之氣時時溢於行墨信乎貞臣烈士之詩非駢花儷草者所可髣髴也君以進士釋褐知昭平縣事屬滇黔倡亂桂林應之賊勢如風雨君血戰三晝夜山重圍改補懷集以孤城拒方張之寇出奇制勝者數矣甫受代而粵東西皆陷沒君間行北歸爲賊所得脅以僞職矢死不從走歸傅將軍與籌恢復大計穿數賊巢出入淩箐惡灘冒不測之險萬死一生以達秘奏

天子嘉之擢授州守噫三藩之變流毒半天下官吏之
被迫脅遭點污者不知其幾也君獨全節拔身不磷不
溜可不謂奇男子哉唯其忠孝根心而又遭時輟軻流
離鋒鏑之間偃創蛇虎之窟身愈危而境愈奇心愈苦
而才愈壯欲詩不工不可得也余雖未識君而讀越石
扶風之歌想見撫劍登脾氣槩誦子美拜杜鵑詠義鶻
諸什則間道生還麻鞋見帝景象如在目前將千載下
讀君詩者可以得其爲人況並世耶君守寧州有惠政
新詩日益多余不具論論其大節書之簡端以復受澄
異日渭清見之其以余爲知言否也

胡漁山詩集序

剪綵鏤紙以爲花五色相鮮非不絢爛也而人曾不聞
盼水邊籬下嫣然一枝則賞而玩之真意存焉耳大賓
之筵水陸畢陳未嘗下箸一杯之羹啜而甘之真味存
焉耳唯詩亦然明代前後七子之派行而摹擬剽竊相
習成風膚辭浮響靡然一律於是徐文長袁中郎小脩
諸君矯而爲峭拔清新之作不循舊轍見賞於世以其
直寫性靈偏至側出有真意味存焉故也鳳泗之間故
少詞人余來石梁求可與唱酬者不可得僅得一胡子
漁山漁山少負雋才爲博士弟子文譽籍甚旣而以通

賦見枉久錮不試益肆力於學下帷講肄英雋多從之
遊性鯁直喜持論爲忌者所中幾陷文罔久而得白屏
居浚村荷鋤抱犢間遊海岱江淮間探奇弔古獨往獨
來胸中鬱塞磊落之氣無所發舒一寓於詩其詩初未
嘗步趨古人意有所至矢口而成不甚持擇或奇而溢
於法或率而近於俚時時有之然而天真爛然奇氣橫
溢如笋出土如泉下瀨如霜鐘晨鳴如野鶴孤唳使人
讀之乍悲乍喜要爲能自言其情與夫取青媲白琅琅
作金石聲而其中無所有者相去遠矣漁山旣窮老才
不爲世用又居僻壤寡交遊亦無有能知其詩者一日

哀其蘖數帙示余曰徐文長一生坎軻沒後袁中郎從
敗箇中得其遺詩咨嗟歎賞序而傳之文長賴以不死
僕雖愧文長君有意爲中郎乎余謝不敏輒爲汰其十
之三四點定而歸之嗟乎漁山無亟亟於此日之名文
章千古事要俟千載乃論定耳文長自有所以不朽者
卽微中郎寧遂湮沒今日雖百中郎譽漁山豈能重漁
山哉漁山亦自爲其必傳者而可矣

竹笑菴遺詩序

士之不遇於時而潛居林澤者往往自命高隱隱固未
易言也古之隱者若荷篠抱甕賃舂賣藥之流舍光混
迹遺世忘名弗可及矣次則華陽河潛甫里孤山諸人
亦必夙操絕俗有學有文而後謂之隱否則耕夫樵子
而已傳高士者可勝載耶吾所見隱君子有徐介白先
生先生爲吾邑諸生才名籍甚遭亂棄儒冠奉母偕隱
終身不入城市所居上沙村在靈巖天平之間重岡複
澗窅然幽澁真隱者之地十畝之園水三之竹木四之
畦圃二之老屋數間在花藥中真隱者之居先生貌清

癯類苦行僧。深目高額。瞳子漆黑。十指如鶴爪。掃地焚香。夜分不寐。真隱者之神骨。不蓄僮婢。身荷鋤。治圃。煨折脚。錯客至。掃落葉烹茶。清談終日。坐臥一小樓。書畫古翫。雜陳人不得上真隱者之性情。爲詩幽冷刻淡。得中晚唐人佳境。行楷書秀韻逼人。畫蕭遠無畦徑。真隱者之筆墨。當世運滄桑先生。非食祿之人。可以隱。可以無隱。而竟以是數者隱。斯古之隱者。非今之隱者也。先生年七十餘而沒。無子。以友人之子爲後。余少辱先生知愛。嘗僦居園中日承馨咳。今再過上沙。則先生之墳草宿矣。園池已屬他人。琴研圖書不知散落誰手。字畫

絕不可得獨竹笑菴集一編在耳詩僅百餘篇所散佚者十殆六七然風格超絕如空谷幽蘭迥異凡卉清奇仙梵高出衆音觀其構思造語直不肯蹈襲前人一字伐毛洗髓削膚見骨諷咏咀味殊足移人性情蓋唯人品真而後詩格高未易及也今人刻集動輒數十卷去其繆采浮聲求一篇如斯集或不可得吾未知百世後所傳者在此乎在彼乎則先生身隱也而詩將顯矣

草閣集序

昔稽叔夜之賦琴也語材質則以危苦爲上論音聲則以悲哀爲主余以爲不然琴雅樂也以理性情以感神人惟和平清婉乃得其正曾危苦悲哀之足貴乎叔夜所以希養生而不能盡年也唯詩亦然緣情而出冲淡者其常觸境而成優游者其素豈必牢愁感憤悲涼憔悴而後可以爲工乎吳越故多雋才往者世運滄桑之際士之蘊其所有匿而不出者發之聲詩大抵憂時憤世長歌當哭淒風苦雨之音多而朗月晴雲之致少雖變而不失其正亦近於傷矣吾邑周安節先生乃獨異

是其論詩也以清真爲宗以和雅爲貴以句前有意句
外有味爲工彼排山倒海石破天驚之槩誠不能與人
爭長鬪奇而朱絃疏越古調鏗然逸韻孤徽亦令千人
自廢也先生有田數十畝遭亂失之授生徒以自給中
年喪偶水漂其居流離轉徙境遇人所不堪先生常蕭
然無悶有書一卷有酒一壺則萬慮都遣喜著述而不
近名樂友朋而不泛交曩時東南文字之禍數作草澤
英流多爾摧玉碎而先生超然羅網之外從容嘯傲以
壽考終蓋其天性冲和又學道而有所自得故被諸躬
而形諸言者如此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固不必放言以

爲逸怨誹以爲雅也先生沒數年幼子咸亮賢而有文
能哀輯遺詩節縮修脯刻之而屬余爲序余三復其詩
體氣高逸辭旨清遠不激不靡外淡而中腴颯颯乎正
始之遺音也夫韋柳儲孟之詩皆閒雅絕塵而世尤重
淵明者非以其處坎壈之境而能發和平之音乎先生
雅慕淵明之爲人而步趨其詩則謂無絃之聲高於廣
陵之散可也

町廬集序

鷺脰湖納蒼雪五溪之水圓澄湛碧涵浸萬象雲帆煙
鳥明滅天際漁莊蟹舍稀微林落間橫目之所觸無非
詩境空乎居人多能爲詩前輩若曹頤若有楓江集錢
廷佐有後溪集王坦菴有湖上集惜多散佚不傳先曾
大父叅藩公不以詩名而贈戚翁守溪三詩載在戚氏
家乘饒有風格翁之子雪樵山人亦善詩贈先叅藩一
章清逸絕倫昔人不好名故流傳絕少如今人則梨棗
盈架矣元公先生山人之孫少有雋才專精制舉四十
以後乃刻苦爲詩規模陶杜得清真閑淡之趣抒寫胷

懷如田父話桑麻不假雕飾自足精味令讀者躁心以
平浮氣以靜有存乎言句之外者矣今人侈口風雅鄉
里兒童粗學聲律便欲掉鞅詞壇長牋短帙紛然羔鴈
先生半生苦吟不輕刻一字亦未嘗妄示人曰吾自喻
適志而已非以求名也旣老手勘一編得古今體若干
首爲町廬集以遺子孫蓋戚氏之詩學至先生而愈昌
其韜晦亦愈甚是真能得山水之性情有以自足而無
求乎外者也嗟乎士之懷文抱質隱約田里不屑與世
馳騫者何可勝數世人論次詩律大率以虛名爲去取
顧有聲望烜赫著作等身者按其實或無足取而窮鄉

下士殘編斷簡乃有不可得而磨滅者後之君子苟無
耳食而炎名必將有取於先生之詩并因詩以求其爲
人桑磐之東環堵一區町廬在焉鹿裘帶索倚樹而吟
千載下猶可想其風致也

菊溪詩草序

峩眉天下之名山也其高甲於井絡延袤數百里重岡
複澗隔絕人世中有洞天石室靈泉異草自昔爲仙人
道士之所棲修真度世之所窟宅以其僻遠中州之士
多莫能到讀古名賢題咏想其山川形勝往往神遊其
間頃高淳令張君示余菊溪詩草一帙曰此吾兄孝廉
四木之所著也吾兄性耽寂靜嘗一上公車卽屏足不
出戶限讀書樂道蕭然無悶歲在甲寅滇寇入蜀慕吾
兄名欲官之吾兄義不受污逃之峩眉浹谷中乃得免
菊溪其地詩草其時所作也余讀之終卷見其沈思獨

往幽深高邁如枯木寒泉迥絕塵趣類不食人間烟火者乃其憂時念亂忠孝悱惻之懷又鬱然見於言表夫野火焚山玉石俱焦而能潔身遠引皜然無玷此非有道之士不能偉哉斯人其與李業任永之徒同千古矣吾以是疑世之所謂仙真人者未必皆餐霞鍊玉之侶庸知非義夫節士有託而逃焉者耶孝廉其知之矣

梅花草堂詩集序

吾邑吳氏有渤海延陵二望渤海之派爲兩尚書科第甚盛延陵之派散在桃墩柳塘嚴墓韭溪率多文人而無貴仕松巖先生家柳塘已十三世矣其先人有隱德松巖與其兄扶九振六皆負雋才髮未燥聲稱籍甚當明崇禎間士大夫猶重清議急人才以文章聲氣相應和東林之後繼以復社復社之名昉于吾邑扶九與同志六七人實倡之其後吳門婁東聯綴焉而遂大盛繫名籍者無慮百千人然獨領袖數人尤相親厚數往還故張西銘楊維斗諸先生時至柳塘修文讌當此時松

巖年甚少每出一篇諸老宿皆驚歎折節呼小友於是
柳塘三吳文望甚重然扶九竟不第甲申後隱約以老
松巖登壬午賢書乙未成進士初宰澄邁補豐城改漢
川三仕不得志家居二十餘年而沒有詩集十二卷藏
于家先生雅不屑以書生自命綜覈古今慨然有經世
之志初上公車卽侃侃爲公卿言天下大計無所顧忌
其宰澄邁也嘗率民兵擊却海寇又招降生黎苦千人
論功當超遷大吏索賂不應遂格不行臨民決獄一用
仁恕在豐城與詩人胡忱之陳元水輩相倡酬脫略勢
分禮賢下士與民休息有古循吏風徒以不善事上官

所至齟齬在漢川已薦矣忽轉而被劾蓋先生雖仕于
今而其學問淵源實本之前朝故老方雅樸直與世不
諧固其宜也先生少而學詩登第後益肆力爲之鎔鍊
陶冶甚有工力命意澹沈用事精切絕去浮佻險怪之
習而一歸于雋雅鏗然有朱弦疏越之音非時流濫稱
作者比也復社之始由數諸生首事遂至奔走天下見
忌權要指爲東林後勁飛章論列名達九重足徵諸君
才器有過人者若維斗諸公旣已成名立節其餘或出
或處皆不苟然先生雖連蹇仕路而名行無玷著作可
傳斯不愧爲復社之遺民矣先生有才子曰祖修克世

其學尤長於詩豪邁能自成家亦坎壈以沒尤可痛傷
先府君與先生昆弟爲石交先生沒來悲先友之云亡
歎耆舊之都盡而惜延陵之世有文而不振也撫讀斯
集爲潛然流涕而序之

潘飲人詩序

古之以文學世其家者若班彪之有固、有昭、崔駰之有瑗、有實、應奉之有劭、有瑒、顏之推之有遊、秦師古、史書所載代不數家。至於冠冕蟬聯、科名接踵者，往往而有。豈非稽古之難而逢時之易歟？然古之取士以經史詞賦，故文學與名位常相合；今之取士以帖括制義，故文學與名位常相離。唯其相離而能守之以世其家，乃益可貴矣。而世知貴之者，甚希要其文詞聲光，自在不可得而掩也。吾宗雙南兄，世居松陵之穆溪，去吾家鶯脰湖數里而近。其祖無隱公，始僑居京口，無隱公詞賦妙

天下江如公繼以詩顯至雙南三世矣祖孫既並負雋才爲人復皆經奇磊落無隱公嘗爲唐王上客比王建號閩中發使招之辭不往江如公遭亂棄儒衣冠轉客江湖故人通顯者招之不一見雙南負才使氣不肯與世浮沈以故世有文而皆不達然詩學益昌也無隱公詩如餐霞仙人脫口無凡語江如公詩如老將用兵縱橫揮霍而紀律森然雙南詩不規規家學而天才爛熳奇氣勃發如鷹翻橫秋劍光出土蓋惟不甚似乃爲真似惟獨詣乃可以並傳耳雙南雅善飲與酒人遊酒酣以往骯髒硯礪一發之於詩故自號飲人而遂以名其

集飲人坐飲與詩其窮日益甚而飲人不少悔曰吾無
廢家學足矣吾潘園多文人如安仁正叔逍遙邈老柳
塘荅厓諸公皆以詩鳴今乃三世踵美蜚聲藝苑比於
古之間家視夫閭閻相承一時轟灼過則已焉固不足
以彼而易此也來少嘗學詩衰病侵尋欲廢筆硯讀兄
之集天機忽動將復自力焉且願兄仍還穆溪一觴一
詠塤篪相應皮陸倡和近出一門不亦美乎兄而許焉
當種秫以待矣

潘寄嵐詩序

吾潘自安仁正叔以還世多文士族固楚產蕃於南而
稀於北其在江淮間者近惟木厓卓然以詩鳴世晚乃
得寄嵐寄嵐家六安州其先多名臣著風節寄嵐少孤
貧穎敏嗜學喜爲詩歌天才駿發下筆千言風馳雨驟
中年痛自繩削雕肝鏤腎而出之務在汰除膚辭吐露
真骨意取生新詞貴刻畫寧爲皮陸不爲錢劉寧爲徐
袁不爲王李閱之如登危峰探窮壑雖途徑猷仄而意
象一新可謂匠心獨運不蹈時趨者矣爲人落落穆穆
土木形骸不喜見熱官要人獨與二三寒士爲文章性

命之交酷貧善病藜藿不糝清吟自如訕笑相踵而知者以爲古之狷士異乎今之聞人也君之姻夏君爲余邑學博介君以交余始遇之蕭寺繼訪余於荒村淹留信宿論文敘心更唱迭和恨相遇之晚而相去之遙余擬遊霍山以君爲地主君亦期再遊吳會各不果而君逝矣方訪求其遺文而夏君手一帙示余曰寄嵐無子所作多散軼此其友朋所錄醵貲刻之者幸爲序之嗚呼文人多窮千古一轍王弼州著文章九命謂不達無子貧窮天折之類文士無得免者木匠特不遇耳若寄嵐則身兼數厄誠爲可悲而吾以爲有厚幸者才人著

作強半不傳陸天隨彙存於祠像之腹唐山人詩得諸
水濱之瓢甚至李賀詩篇爲其中表投諸厠溷今寄嵐
乃有王張尤楊諸子鄭重蒐輯節衣縮食壽諸梨棗高
情古誼足動神人於此見六安風俗之厚而亦見寄嵐
之取友得人可託死生蓋天哀寄嵐而不終厄之者惟
此寄嵐亦可以自慰矣

密遊集序

仕宦猶操舟然風利則一日千里不利則淹滯經旬水行者亦唯順其勢而無爭焉斯可矣然商舟旅舶往往不勝其躁乘危蹈險徼倖於一濟摧檣折柁相尋而不戒無他利有所必趨期有所必至也若其無事無營徜徉乎山水風恬浪平則張帆徑逝小有梗逆則迴橈而還吾未見遊舫之覆於水也仕宦之險非直江湖也機辟之危非直風濤也而人盡銳勇有進無退夫非以所趨者重而所期者速乎是何買船之多而遊舫之少也沈君香山舉進士有名需次十餘年始除靈臺令縣

在山谷間地瘠民貧不能辦租賦君不忍鞭笞其民以
速之流亡至出家財代輸而不可繼也又不能曲媚大
吏未數月遽移病歸吾觀今之有司大率以官爲家剝
下奉上百計求陞遷已蹶思復起頭童齒豁猶戀戀一
官不忍釋沈君之材之年之力皆足以進取而一不稱
意遽自引去見險而止旣明且決賢於人遠矣靈臺古
密須也沈君故工詩居官少事流覽山川風俗懷古思
鄉一一形之吟咏歸而次之爲客遊集其辭修以潔其
格高以簡其思淡以厚悼民隱傷物力惻然有元次山
春陵行杜子美枯櫓病柏遺意而沿往不留之志見焉

夫沈君於密宦也而謂之遊豈非以始無所求終無所
戀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有遊之道乎彼沉酣於名利者
卽幸而不顛覆獲其所趨如其所期亦終歸於無何有
而陶元亮張季鷹輩長在天壤間賈之與遊所得孰多
世必有能辨之者

託素齋集序

余束髮受書則知有黎魏曾先生海內所稱賢人君子恨未得一見比余登朝之歲先生已有秦省參政致事歸又十有六年余來遊汀州先生年幾八十矣尚強健無恙接其風采言論肅然如見古人先生亦心重余屬序其集余不得辭余觀古今來能言之流衆矣其傳世久遠者必傑然能自樹立不隨人步趨者也古之君子天資高明學問宏富見理明而更事多資之深而養之厚發爲文詞浩乎沛然昌明條達何嘗雕章琢句以爲工又何嘗規模擬議以求合哉後世之士學無根柢辭

有枝葉本無獨見而妄思立論本無至性而強欲造端於是不得不以摹倣蹈襲爲能事言文者一以爲左史一以爲莊騷一以爲韓歐言詩者時而主漢魏時而主三唐時而主宋元彼此更相訾笑其於不能自立均也斯無論學之不似爲之不工卽工且似焉求其所以立言之故枵然無有也若是而能傳者寡矣魏曾先生天性醇淡篤於孝友讀書溪山中二十年掇高科起家爲廣信司理聽斷精明廉平第一改知永新擢永昌郡丞三遷至大叅歷治甘州寧夏皆絕塞地又當寅卯間寇亂旁午先生處雄藩大帥問嘗出片言安反側決大計

功在社稷賊甫平念母老決意乞休杜門却掃不與世
事於官爲廉吏於國爲勞臣於鄉爲長德其風節儼然
有如此者惟其根蔕而蓄厚故作爲文章蹕厲清矯其
氣充以完其辭辨以達詩章一本性情刊落浮華始乃
刻畫漸近自然蓋先生痛掃時趨絕不爲依倣形似之
學而風格體裁一一與古大家合轍以豪傑之士爲正
始之音雖欲不傳不可得矣汀州在萬山中風氣完固
民俗質直天下水皆趨東北汀江獨南流入海南方丁
位也水與地以是得名今天下風俗靡靡有江河瀾倒
之勢有能特立獨行不爲風會所移斯亦人中之汀流

矣安得先生數輩參錯天下相與維持世運惜乎先生未竟其用其清剛真摯之概千載下讀其文辭可想而見也

楊東子詩集序

記稱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其見於詩者小雅之材七十有四人大雅之材三十有一人春秋列卿宴會往往賦詩見志因以別其淑慝能否蓋聲音之道與政通樂之高下弦緩皆與治術相應况詩爲人聲之精微發于心而比于樂者乎世之盛也其人材光明俊偉其文詞博大昌明其政治寬平廉直其衰也反是以審音之道察治百不失一二焉楊君東子早擅文譽丙午舉于鄉閩墨傳誦一時連上春官連被薦輒中格壬戌禮闈余忝分校預在歎賞之列竟未識其人又十餘年余遊汀

州而君宰上杭有賢聲相見于郡城雍容儒雅書卷之
氣故在既讀其詩一編高華爽朗金春玉應有和平藹
吉之風無刻削纖瑣之習余作而歎曰美哉泚泚乎此
大雅之音也於律爲宮聲於候爲春溫其稱詩如是其
從政必寬以和其使民也必有餘力其養民也必有餘
利上杭之治槩可知已既而問諸杭人所以稱頌君者
一如余言余觀君之才度宜在金馬石渠間不應屈宰
百里然而其效可覩矣古來所稱循吏如渡虎還珠祛
蝗集鳳之倫大都以寬厚得民心至如鉤鉅得情破柱
擊斷雖快一時終傷元氣今吏所急者簿書期會所尚

者強幹綜核其勢日趨于嚴切誠得溫良慈愛之長以
拊循其民在一邑則一邑治在一郡一路則一郡一路
治有裨于民生國脈豈細故哉余卽君詩以覩君之治
私喜審音之道有得也於是乎書

李天生詩集序

人心世道如江河然導之使下甚易挽之使上甚難俯而趨時甚易勉而從古甚難舉世皆卑靡而矯之以剛勁舉世皆浮薄而救之以淳古非特立獨行之士莫之能爲詩篇一藝耳而風格日下百餘年來學者之弊佻而爲公安纖而爲竟陵浮而爲雲間流派各別去古滋遠迄於今效元白效皮陸效東坡放翁者盈天下與之言風騷漢魏盛唐李杜則掩耳疾走如怖鑿之不相入豈非唱郢曲者難爲工和巴歌者易爲響耶富平李天生先生關中豪傑也爲人豁達慷慨自負經世大畧無

所試其奇一吐之于詩其詩原本風騷出入古歌謠樂府而以少陵爲宗意象蒼莽才力雄贍旣與杜冥合而章法句法講之尤精千鍾百鍊而出之此學杜而得其神理非襲其皮毛者也先生嘗慨世不乏才人而爭新鬪巧日趨於衰颯故其爲詩寧拙毋纖寧樸毋艷寧厚毋漓乍讀之不甚可喜而沉吟咀味意思深長與夫翡翠蘭苕繁絃促節者相去霄壤矣誠得先生輩數人主詞盟而樹之幟大雅元音庶幾不墜矣乎微獨先生之詩進於古也先生之爲人更高邁卓犖與古爲徒當戊午已未間

天子旁求淵雅宏達之士徵詣京師先生夙負重名公卿交薦有司迫遣就道試於 殿廷旣授官檢討念母老具疏乞歸養通政司不敢以聞先生具密疏上之竟奉

命旨不就職而歸天下高之當是時同召試入詞曹者五十人先生與朱子錫鬯嚴子孫友及米四人者則以布衣入禁林爲古今曠典然

主恩難報物望難酬此五十人者二十年來不勝升沉存沒之感其能卓卓樹功名不朽者亦無幾人而先生獨鴻軒鳳舉不受羈紲陳情一疏與李令伯同擅干

古非淺識遠見冠絕一世而能然哉先生詩文無慮若
于首晚年自定其詩得三十五卷樂昌令田少華先生
之表姪也攜其藁至粵東割倅梓之以行世以來託先
生末契屬爲之序來生今之世恨不獲見古人猶幸得
與先生同時且與之同薦舉同授官數奉教言謂高邁
如先生固不待文章而名世即使其詩不甚工猶當傳
之百世況其天才學力卓然與古作者方駕耶千載之
下讀其書而尚論其人當知先生非詩人乃天下士也

朱竹垞文集序

史遷云擇其言之尤雅者柳子厚云叅之太史以著其
潔文至雅潔品莫貴焉然非徒汰除俗調以爲雅刊落
枝詞以爲潔也必也才雄而識高資淡而養厚貫天人
以爲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粹然精潔不則
空疎而已矣淺陋而已矣自明中葉僞文競起擬倣蹈
襲浮囂鈎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清真矯之而
莫能救也迄於末年纖佻譎怪軌則蕩然道喪文弊於
斯爲極迨於今朝人稍覺悟操觚者往往遠宗歐蘇近
慕歸唐漸知雅潔之足尚夫雅潔豈易言哉無古人之

才之識不得立言之根源而徒求工於枝葉則貌爲歐蘇與貌爲左史其爲僞文一也秀水朱竹垞氏天才甚高識趣甚遠自其少時以文鳴世中年學益淳深文益高老入直詞館典大制作退耕長水之上紀事纂言老而不倦旣已著書數百卷編成文集又七十餘卷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而不知其悉本之於學也竹垞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墜聞逸事無弗記憶蘊蓄宏深蒐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証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邁精金百鍊

削膚見根辭約而義豐外澹而中腴探之無窮味之不厭是謂真雅真潔譬猶綴千掖之白以爲裝釀百花之露以爲樽其與大布之鮮魯酒之清未可同年語矣有譁世之文有傳世之文若汪伯玉李本寧諸公名譽雖高卷帙雖富未必可傳竹垞旣享當世盛名而異日論今代之文章亦將以竹垞爲稱首斯文之正系在焉不可得而磨滅也竹垞之詩若詞傳播人口皆知其工道弗論論其文如此

旣耕堂詩序

包山林屋之間古稱洞天福地一峰一石使人遺世而忘老搜奇之士每往遊焉用以資其詩筆然居民多樸茂服田力穡種植花果或商於遠方博雅能文之士不少槩見明三百年僅得兩詩人曰蔡九達葛震甫其在於今則有秦存古先生先生少遭世難棄儒衣冠隱居教授不與時人往還然詩名藉藉在人口歲已巳余遊石公始得見先生鬚眉皓白神觀超然年已七十餘矣無幾何化去頃客長沙邂逅其子介遐訪其遺集具在行篋中將謀付梓屬余稍刪次之乃得盡讀其詩因以

悉其爲人孝友篤誠躬修君子也生平不爲嶠絕崖岸之行同塵混俗樂易可親然一介不苟中有凜然者存蓋和而介者也其詩澹於性情不琢鏤以求奇不藻繪以爲麗而清真恬遠蕭然有自得之趣雖率爾應酬之篇亦古雅可誦外淡而中腴品格在陸魯望司空表聖之間方諸九遠震甫未知孰先而孰後也先生家消夏灣七十二峰之勝無所不搜討以貧故時出假館出山而憶還山而喜一一見之於詩山水之勝得先生而發露先生之詩以山水而清澹交相助者也嘗謂地靈所鍾得百富貴人不如得一文人西山數十村無顯者湖

山靈淑之氣亘百年而獨鍾於詩人斯石公林屋之所
以可貴也歟先生兼爲古文辭汪鈍翁嘗稱之藏稿甚
多尚未及見然此足以傳矣

宗兄望祖詩序

凡天下山水雄奇與明秀常不能相兼惟潤州當南條山川之盡大江縈絡下連海門黃鶴諸山環其南蒜山北固峙其北金焦聳起江心玲瓏巉峭有類蓬島人士自北而來者至此覺日月清朗始食南方靈秀之氣其來自南中者至此復見江山浩闊宏曠快然如鳥之出樊所謂雄奇明秀殆兼而有之獨怪其地詩人絕少將士多閭脩朴茂不與世爭名而然歟抑經斯者率暮至晨發不暇與才俊之士盤桓也吾宗望祖兄先世居吳江之穆溪移家京口且四世矣自無隱翁以詞賦之學

擅名海內江如公繼起其詩益昌望祖雙南兩兄復競
爽文苑而穆溪之宗無聞人焉將無地靈人傑其風流
文采得江山之助爲多然有金焦北固來不知幾千年
至吾無隱翁而始有三賦迄今又百年無繼作者則又
何耶余弱冠出游遇望祖雙南兩兄于淮陰相得其歡
望衡並舍者經歲嘗同舟南還至京江風雪大作寄宿
蕭寺中歌呼痛飲三日夜雪晴著草屨遍遊南山諸寺
復襆被遊金焦畱連忘歸忽忽二十年宦遊分攜相見
苦少頃過潤州見兄鬢毛蒼然追憶舊遊恍若昔夢因
復相攜遊鶴林竹林諸寺載酒宿焦山掃落葉尋蹊鶴

銘登甘露寺讀三山賦泛舟金山吟賞竟日徐出一編
示余率多在山水間所作琢鍊陶洗饒有功力安和恬
雅稱其爲人而規模步驟一本家學始江如公雖居潤
州不忘歸吳故名其詩曰穆溪集今旣葬於潤望祖兄
義不可以歸而北固山下臣廬稍稍復業子女婚姻在
潤將遂爲潤州人矣懸黎結綠不畫地而爲寶梗楠杞
梓不擇地而爲材天將以寓賢增益此邦人文乎何江
山之秀偏萃于吾家也吾兄弟相去旣遠恐後世日益
疏闊輒敘早歲燕遊之概書于簡端令兩家子孫知前
人親厚無間也

竹莊漫藁序

昔姜白石論書法八要第一須人品高夫書有專能宜若無預於人品而白石云然豈不以書爲心畫雄秀勁逸各如其人未有人品不高而書能名世者一藝猶爾況於詩文爲人之心聲有不以人品爲高下者哉古今詩人出處不同隱顯異致要必其性情氣槩有超絕乎人者而後詩不求工而自工若夫突梯脂韋囂喧營競之徒雖刻意求工而氣骨萎靡縱有詞采亦薶華朝菌而已矣吾邑沈子竹西少擅才譽久客京師徧遊四方學殖日闋其詩文之工人人能稱道之而余獨重其爲

蓬初堂集卷之八

四

人跡近而心遠淡靜自持清修君子也君之尊人兩宰壯縣子姓戚屬多有依倚馳騫者而君淨掃一室旦夕呶呶布素蕭然不持官舍一物比受知名公卿屢居東閤爲貴公子師一切顯名厚實力能致之而君安於義命泊如也史稱陶弘景身在朱門匿影不交外物君殆近之夫屏跡林澤間不見紛華靡麗而一往冲素譬猶防火水中避湯山隅雖高猶未也唯履樞機之地當鎔鑄之場而岿然不渝其操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以言高則誠高矣君詩甚多未數數見竹莊近刻其一班耳取而讀之可以見才可以徵學惟是清真瀟灑之致耿

介拔俗之思發乎胸襟溢乎行墨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是詩品也而人品先焉矣超絕時輩方駕古人奚愧焉
君兼善書尤能脫去凡俗秀朗不羣故援昔人論書之
語以論其詩蓋藝與道同出一原者也

黃楊集序

詩也者凡以言其中之所欲言也。有所欲言而不能言，是爲固無所欲言而強言之，是爲誣古之勞。臣志士忠孝根心潔清成性，遭時不偶，憂天憫人，憤世嫉邪之志，輪囷鬱結於胸中，不得已而形之聲詩，發其煩懣。國風之刺譏小雅之怨誹楚辭之牢愁樂府之激越，皆是物也。唐宋以還稱詩者，無慮千百輩，而卓然名世者獨十數家。豈其文辭雄麗云爾哉？惟其中情逼塞而能旁推曲暢以言之，是爲賢耳。今之作者，本無所欲言而徒雕章琢句，按節尋聲，無論不工卽工矣，而求其存乎詩之

前者索然無有是可以爲詩乎黃楊集者周子漢荀之所作也漢荀爲忠毅公曾孫胚胎前光志堅骨勁文譽噪一時而沉潛汲古好學深思枕經籍史綜貫百家高才實學目前無兩余延禮爲子弟師數年於茲稔知其爲人孝友清恬外和內介非其義一介不取有古烈士風夙長於詩才力豪健風骨蒼老撫時感事傷今懷古一一發之於詩讀其樂府百篇及詠史感懷數十首推政體抒民情効箴規通諷諭條暢如賈誼之書宏博如桓寬之論詳而劉賈之萬言簡而邵謨之六字莫不淋漓愷切可興可觀凡有目者皆能歎其詩之工而不知

其識高意遠藏蓄厚所欲言者積多不能自制吐而爲詩故能閤中肆外如此也言者心之聲讀周子之詩而其學術志節具見焉窮而在下如是異日致身通顯其爲正色立朝而不爲曲學阿世其爲昌言讜論而不爲委蛇容默斷斷可知幸哉忠毅公有孫其將復爲名臣乎如第曰文人之雄則淺之乎知周子矣

樸學齋藝序

凡天下制作之事莫不有材焉有法焉梗楠杞梓竹石瓦甃宮室之材也規畫措置各得其宜者法也性半魚鳥蔬果稻粱飲饌之材也烹調劑量和其味而適於口者法也徒材不可以爲美徒法不可以致用文章亦然經史百家天人理數章程典故草木蟲魚何一而非文之材剪裁運用起伏開合變化錯綜何一而非文之法古之作者未有不厚積其材浚研其法而能以文辭名世者也明之末造學士大夫大率誇多鬪靡爭新尚異或矯而入於晦僻或放而趨於繆悠其中繩度者甚少

迨於今朝纂言君子頗覺其弊思救之以雅馴之文五
十年來家誦歐曾人說歸王文體寢趨於正然而空疎
淺薄之弊百出惟求波瀾意度彷彿古人而按其中楊
然無有是可以爲古文乎明季之失在法不足譬之堂
寢樓閣填塞錯雜而陳羹宿齒羶腥滿前也今人之短
在材不足譬之竹籬茅舍位置清疎而一覽無餘烹葵
燒笋鮮潔可餐而詭言天厨玉饌莫我若也二者交相
非而不足以相尚苟封已而自足畫地而不前則過矣
林子吉人聞士之傑出者少以才學鳴於其鄉歛然不
自憐負笈來吳從汪鈍翁遊講古文之法復之都門與

諸賢公卿豪雋之士上下其議論見聞博而蘊蓄深故
其文辭清醇典雅文質相宜矩矱有餘而精義不乏固
不徒守其法而有意乎儲材者以林子之年力志尚誠
能殫精研思窮高極遠貫天人以爲學羅古今以爲資
譬若採木鄧林伐石南山以就倅般之繩削而千門萬
戶無不可營出尚方之珍羅水陸之品以供易牙之烹
飪而天下之至味具焉豈不高出時流萬萬哉林子自
國門歸不鄙余而枉存之爲極論文章得失之故因序
其集以廣其意焉

雪浪齋詩序

余常浮舟桐廬愛其江水清空涵天浸山作紺碧色白石綦布苔藻魚鱗可指而數歎爲天下絕境若居官得此地飲水一杯足矣旣而見其邑宰則攢眉愁苦謂地瘠而民貧善逋賦多盜賊汲汲治簿書不遑烏知山水之樂嗟乎地負人歟人負地歟吾里陳子玉文以雋才取高第尤嗜古學喜吟詠謁選得桐廬有言非善地者君獨欣喜謂人誚縣令爲俗吏吾得與桐君巖叟周旋差不俗耳蒞官未久靡潔著聲歲大旱力行荒政災民以甦真誠遇民民亦感動摧科不擾租賦畢登獄訟衰

少盜賊屏跡縣庭無事簡其士之才秀者日與講論文
藝暇則登山臨水鳴琴賦詩悠然自得居五年而邑大
治上官交薦會丁艱歸歸而裝橐蕭然手雪浪齋詩一
編示客曰宦遊所得盡此矣其詩清真澹遠無一點塵
俗氣類高人逸士所爲非持手板者能道其人其詩皆
與江水同清庶可拜嚴祠而無愧矣昔寇萊公功名蓋
世亦復工詩筮仕巴東篇章傳播號寇巴東貴顯後所
作多不傳所云得山水之助者非耶玉文官當日進而
吾願其清心雅操長如在桐廬時則詩當日富日工異
乎萊公之集寥寥一編矣

錢宛來詩序

論文猶相馬也馬不問何產要必有驥電追風一日千里之樂而後能空羣否則雖毛骨應圖步驟合節終爲凡馬已耳詩不問何家數要必才思沛發奇氣橫溢然後加以琢鍊可登作者之堂否則雖色澤鮮華音節適朗終爲庸詩已耳今人論詩專尚格調格調可勉而能才氣不可襲而致有才氣不患格調不高無才氣而言格調能成家者罕矣南塘錢氏多能文之士而死水獨喜爲詩平居有作已度越時流比粵遊歸才益清融氣益豪邁摹寫山川則體物肖形窮奇極怪發舒襟抱則

感時懷古曲暢旁通或一題百句或一韻千言如林花之怒開如谷泉之益湧蓋涉境旣奇而文筆足以發之不規規格調而自出機杼與古今轍渥洼之駒俯就銜勒與天閑步驟不殊也明代詩人至多如徐文長王崑崙崙寶有逸才奇氣故雖布衣諸生而名重天下二人才旣高亦以徧遊天下與賢豪長者交故身困而詩益昌錢子非一鄉之士年力壯盛出而遊四方寧無九方臯相諸牝牡驪黃之外者乎臨車伏櫪吾知免矣

胥母山人集序

人之欲工爲詩者莫便於居山矣烟峯泉石詩之材也
登臨流覽詩之資也冲恬靜默者情相宜寥廓崢嶸者
境相得也若洞庭兩山又山之最幽秀者宜乎居焉者
多工詩而代不數人人不數見豈其習於山而知山之
味者寡歟身居山而驚於山之外者衆歟吾於東山得
一人焉曰翁季霖西山得二人焉曰秦存古周覲侯秦
周故窮士翁子家世饒裕學通古今資地可以出而性
樂林泉恬於名利肆力爲詩冥搜萬象鈎貫百家懸古
爲鵠而求麗之一字不安弗措也生彥作業置弗問中

年以還家益落身益困而詩益工格律凡數變初法中唐軒然秀朗繼務警拔跌宕自喜出入放翁石湖之間晚乃渾成雅健自名一家蓋以沉冥輩遞爲境遇以感物懷人爲性情以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爲資材又畢一生之力爲之無他嗜好宜其專工若是翁子又薈萃故實摭摭藝文撰具區志若干卷與博精審卓然可傳翁子之名當與茲山俱不朽名山河嘗負人人自負名山耳翁秦周三子余皆獲與之交今來墓草宿矣將次第訪求其遺稿而翁之子去非首出是編屬余爲序曰先子之志也爲書數語而歸之

露香閣十九秋詩序

秋者天地嚴烈之氣惟貞臣志士才鉅骨剛不靡於俗而多所感慨者爲能觸緒興懷彼沈酣富貴腸肥腦滿之士無所預焉古來善言秋者莫先於宋玉玉爲楚大夫在王左右出入諷議未爲不遇也而九辨連章體狀秋容極其悽惻豈非君臣師友之間有大不得其平者而然歟厥後如家黃門之賦秋興韓退之之詠秋懷歐陽永叔之賦秋聲彼皆致身通顯而寄託遙深若少陵之瞿塘八首太白之紫極一章發於羈窮旅寓之餘者又無論已嶺南地氣多煖稀見霜雪四時皆春絕少秋

氣而藥亭諸君子以十九秋詩相倡和舉蕭辰遙夜淒
緊悲涼之情狀無所不摹寫楊君勉旃詩最後出亦最
工爽朗幽清有霜鐘月笛之韻雖北方之才士習於秋
而善言秋者無以加也藥亭以名省元讀書中秘勉旃
亦獻書闕下名重公卿間既取高科行將驥首雲路
殊非懷才不遇者比而寓意於秋纏綿往復豈非磊砢
英多之士感時懷古之思輪囷鬱結於胸而觸景緣情
發之吟咏有不求工而自工者乎與夫翡翠蘭苕綺靡
新艷之作固不可同年語矣余也去國十年流浪萬里
逢秋多感宜莫如余顧不能爲瞿塘紫極之篇發抒懷

抱將從諸君之後而屬和焉而揆驪得珠所餘鱗爪復
不能不致憾於楊君也

鴛湖倡和詩序

樂莫大乎朋友相聚相聚而以文藝切磨又樂之最者也人之才思以激引而愈生功力以濯磨而加進獨賦一題不如衆賦之競巧爭工也得失自知不如叅觀之瑕瑜不掩也以余所聞元時最尚詩社浙東西文士多刻期相聚以有力而好事者爲主人文壇宿老品題而甲乙之居前列者贈以綺幣玩好有差人人自奮所作多斐然可觀迄今讀谷音之編玉山草堂之集風致猶可想見而何今日之寥寥也錢子上沐來自禾城手一編示余曰鴛湖倡和集蓋禾中詩人月必有集集必分

題英流髦士遺民野老禪人羽流寓賓過客皆得與焉
長篇短章唐音宋調各極其才之所至而不拘一律登
於選者皆高朗清雋文質相宣異曲同工爛然而珠輝
溫然而玉瑩追踪於古人不難第未知好事主人爲誰
亦有顧阿瑛饒介之其人否操月旦者爲誰亦有楊廉
夫柯丹丘其人否今已二十餘集度且日新而月富禾
中固多才士復以是振興而淬厲之其成就寧可量耶
錢子爲吾里之英旣已闢入茲社惜吾衰老不獲奮臂
出其間因風思寄從壁上觀亦足以豪願他方倣而行
之母令禾人獨擅斯樂也